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黄宗載一名垕字厚夫豐城人等清理天下軍伍

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户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

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為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邢臺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初帝為皇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謹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

交阯自永樂以後久隸版圖黎利等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衂相尋亦由於閫將非人耳宣宗既別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殊從

先是利陷茶籠去年十月陳智方政討之敗績是年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成太原賊黄菴芙茁賊潘可利雲賊寧遠州紅衣賊長擎俱叛附利宣化太原皆府名芙茁縣名皆屬交阯布政司今為安南國地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為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為參將師師討利尚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為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戴罪從征者稱為事官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阯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

之喻其時宜甚
諸臣能不隨聲
附和正宜相商
決策乃俱行前
出國門而君臣
相顧已早為棄
地息兵之說所
從王通但粉講
和陳洽仲升柳
繼賊攻惡師失
律坐為小醜所
困皆由於廟謀
之氣先餒耳

功業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阯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頷之乃下詔大赦交阯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悛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

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事見前至是總旗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

孝親有道剖腹刲肝豈可為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

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

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

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筭小內使為

之又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

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於內

內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即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忝職守而褻班聯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相習熟寖開賄賂交結之漸宣宗於內使傳旨必令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愚假內監之才實不

府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於是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

解其何所取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此宦寺之禍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高煦不過一凶暴無賴之人又習見成祖以藩得國遂萌逆志其情事與燕兵有殊而宣宗亦非惠帝柔懦可比高煦第乘其新立逞心不軌不意宣宗之竟能決意親征故一聞六師壓境如震迅雷手足已無所措則其事半功倍固時勢使然若僅命將出師恐成

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益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高煦自將中軍）四哨（指揮韋弘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之）部署已定授王斌

毗尚未可定且所遣之辭詳閲命色變甚至向廷臣垂泣其惟怯無能視建文時之卒景隆相去有幾希而寘宗炎斷且楊榮等之功曾觀征亦非齊黃輩所能及其功敘故不可同日語也

太師朱恒及長史錢巽尚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真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徙以金

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覘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横行天下可也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户陳剛賫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為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禄（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貴更名禄）往討之後召諸大臣入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為是言彼借卿為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

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卿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攻

護衛軍家屬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煦外强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必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僥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

高煦初聞以薛禄將喜曰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縛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

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礟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即攻城帝不許復再勑諭高煦又以勑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

趙王如果與高煦同惡即當幷罪加誅若其本無逆謀豈可因樂安之事遽騰猜疑以遇兆讒是又前蕃覆禍前轍非遠況高煦既已就擒有何羽翼堪虞以宿曾伐于陳山邪佞讒移師問害骨月其底安

宮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改樂安州為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禄兵部尚書張本（字致中東阿人）留鎮焉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

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注見前）陳山迎謁請乘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勅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

然異於黃而舒邪更不可問幸而宣宗從楊士奇之說曲予保全否則無故相殘不幾復效此文之幾識耶

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偕入以死諍二人入閤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及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壽州人尚成祖女永安公主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

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史書張瑛亦出為南京禮部尚書

廢高煦為庶人

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恒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備書其事後數年寧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於地帝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斤高

李時勉以直言下獄本屬仁宗過舉宣宗設未審所言何事宜容不加詳察遽令縛付市曹則其處以盛怒實以嚴厲太甚非整其無辜故為曲折以顯其寬宥直臣之美但其獲罪所由究非先帝盛德而述使之於大君暨數出為嘆息稱先將代形已之是更不復為

煦項負之輙動乃命積炭於其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冬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以為翰林侍讀

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即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為前校尉縛至帝遥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

仁宗少留餘地於心果何以自安且宣宗於此於陳祚請講大學衍義竟忍逮繫刑部致殺二作褒隱惡所其失視金以捶擊殆無以異又何前後之自相矛盾耶

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阯遇賊於應平（交阯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尚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阯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却之參將馬瑛破賊清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阯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寧橋（臨沙河）諸將言地險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

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洽陷陣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即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攖城拒守利移兵攻之不下

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偽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

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塹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都指揮李任前後三十戰力竭自剄而死復攻邱溫邱溫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　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邱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

帝聞王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孚順義人參贊軍務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徐亨

新寧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救通固守以俟又以黄福

仍兼交阯布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丁未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

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人

初濟熿既搆陷濟熺事具前幽其父子空室中蔬食不

給恭王宫中老媪走訴成祖盡得其搆陷狀乃命釋

濟熺封其子美圭為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熿斬

不與仁宗屢詔諭之不聽帝即位高煦反濟熿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寧化王濟煥亦奏其弒母事亦見前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為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

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合肥人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戍交阯將士憚行千户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逼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為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注見前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帝遣懷與

並作贖刑古人
欽恤之良苛情
真可矜而罪非
不赦許其納米
既罪本未當不
可矜宜聽人之
自贖豈可不問
其罪與否而概
[illegible]使從令無力
者竟無贖之
累囚是為罔起
見而非為仁行
權矣

指揮蔣貴（字大富 江都人）合兵討之而梟宏於松潘以徇（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復疊溪招撫諸番三十餘寨松潘平命懷鎮其地）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

柳慶蠻韋萬黃等糾合猺獞（苗種名）劫掠臨桂（唐縣今為桂林府治）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阯）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於藤俟官軍至輙斷藤下之莫敢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為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

體一汚不可復湔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汚乎雲曰彼且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耶雲曰善盡却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雞陵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歿

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偽為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雞陵關永樂中更名升意殊輕

賊郎中史安字志靜豊城人主事陳鏞字叔振錢塘人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於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皆病甚强起告升都事潘禋鄞人且引寧橋事為戒升不為意前至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鬬賊驅象大至陣亂聚為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一人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

史無里系皆死黄福奔還為守闕者所獲欲自殺守闕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豈敢至此利聞饋白金饈糧以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阯與黎利盟而還

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敎利立陳暠為陳氏後詭言暠實先陳王晛三世孫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為後輙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為馳上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晟大敗水尾交阯舊縣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阯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

陳暠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詐然欲藉此

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

兵討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為不可

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厭兵且前有欲棄交阯語具

前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爭於是遣

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阯赦除其罪并諭

利興滅繼絶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赦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為賊所獲及拘留者不可勝計交阯内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省軍興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詘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

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育宮中

立儲非善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於臣下中請尤易滋流弊況其未離襁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紛紛競陳有何迫不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某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當一噱而況其事出端摩迎合耶

有美色帝即位立為貴妃乃陰取宮人子為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戊申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為皇太子即英宗

皇子生八日羣臣即上表請立為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

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

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卹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詒子孫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毋以子貴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爲不可翼日帝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咨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别宫則進退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宫賜號靜慈仙師而册貴妃爲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

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殂葬金山天順間追謚恭讓皇后　金山在宛平縣西北

宴大臣於西苑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其北即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殿也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當是時帝方厲精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

聞

閏月遣使撫輯河南流民

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

郡不下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

帝即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内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阯罪下獄論

死

時議以通棄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爲最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顧興祖先被逮亦下獄沐晟爲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阯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字禮卿太康人爲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雄縣人以貪被黜楊士奇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奬勉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旦趨朝小憩於外立雙藤户側百

朝官自有常祿即[illegible]薪芻僕馬所出[illegible]多又豈可取給隸人致為清節乃當時相沿成俗雖以顧佐之廉亦有[illegible]亦不[illegible]為[illegible]皆所[illegible]非大臣潔清自矢之義[illegible]其知其失又[illegible]之言而[illegible]由[illegible][illegible]知[illegible]歎[illegible][illegible]

僚皆旋折避之入内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都察院吏訐佐受隸金私遣隸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官得資費隸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貧乃如此因怒訐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誣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貸汝帝聞謂佐得大體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

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事見前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於寛河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寛山東流會額類河入盛京寧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在遵化州西有鎮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於遵化遵化今為州縣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注見前遇敵於寛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黄龍旗悉下馬羅拜請

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内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

亨卒敬始縱恣

己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贓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字九皐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蠹政贓犯為甚今官

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黷者幸免廉潔者鮮勸

非為治之道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

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

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為立國之大法自今

文職官吏犯贓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於是置鄚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南京滸墅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廣臨清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

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為國大臣之道卿等宜勉副朕懷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諡忠靖

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

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二月下詔寛䘏

帝以春和將下詔寛䘏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寛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當寛恤者尚不止此因請免積久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採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欵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戸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即草勅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櫜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清河注見前下馬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於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

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
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勅遣之
帝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
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知蘇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
本深字有源鄞人知吉安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御史
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溫州陳鼎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勅俾馳驛

豪強不鋤則不足以安良扶弱興利除害惟真循吏能為之至於藹有愷悌僅可論其宅心而不失聰明必當爲以涖事能吏循吏雖有兩術究歸一轍也必以無爲勝鎮靜知治體者哉

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極盛焉蘇松鄭郡況鍾在蘇州其為政務鋤強豪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歌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於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雲州地明移開平衛於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

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

石永樂間大寧既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於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益虚

遣使捕畿內蝗

諭戸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陰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不許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畿南山東河南淮北屯田尋罷

福上言永樂間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資用

未嘗缺乏比國無大費而資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

征調何以濟之臣請役操備營繕軍十萬人于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東緣河屯種歲可得米一百萬石

帝善之遣郎中趙新等經理福總其事兵部尚書張

本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未免勞擾事遂不行

九月以周忱為工部侍郎巡撫南畿

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大臣往釐之乃用大臣薦擢忱巡撫南畿兼督稅糧許便宜行事忱浮沉郎署幾二十年稍遷越府長史及是以楊榮薦遂被擢用忱至即召父老訪悉逋稅故設法以次理之時蘇州逋賦最多積至八百萬石而賦額亦較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餘萬石而官田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帝屢詔減之忱與知府況鍾曲算累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亦以次減民困獲甦先是胡槩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

周忱巡撫南畿如興水利減浮糧設倉濟衆一切實心措置善政頗多誠非苟且塗飾者所可及若其告訐不省一事則不得謂之無失蓋多事固慮其擾民而刁健以害於從治況南人好訐自昔已然誠能處置一二以警其餘庶好訐知所斂跡若一槩置之不問則小人益無所忌是務必開風競起架牘日滋於民又何利乎至忱繼胡槩之後寬猛相濟張弛

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勅旨在驅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在江南既久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疾苦為之商略處置其馭下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者則推誠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相視水利督濬崑山嘉定諸浦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為巡撫也始與忱同命者北畿山東曹弘湖廣吳政由員外郎江西趙新浙江趙倫由郎中河南山西于謙由御史皆擢侍郎為巡撫而忱與謙任最久政績亦最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冬十月帝巡邊至洗馬林前注見閱武而還

十二月兩京地震

因乎其時欲為簡易以便民未嘗不可但因人而計而以苛言為鉅則殊謬於理豈知除害安民本非二事去稂莠正所以植嘉禾而從善良亦豈得不鋤敗類徒託言清淨而務為姑息養奸又安能宣撫綏之實耶

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

辛亥 六年春三月命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

夏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三年夏李琦還自交阯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陳暠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以俟朝命

帝知陳氏即有後利亦必不言然以封利無名復遣使齎勅諭利及其國人令遍訪陳氏之子孫并盡還官吏軍民兵器之留其國者利亦再遣使奉表并具

微行至臣下私居惟宋太祖之於趙普曾一行之其意亦在於陰行間察然已不可為訓若宣宗果思士奇一言何難宣召入對而必以昏夜降臨乎恐成宗雖為故事乎

頭目耆老奏堅言陳氏無後仍為利乞封帝乃遣禮部侍郎章敞（字尚文會稽人）齎勅命利權署安南國事（利雖受朝命其居國則稱帝紀元順天建交州府為東都清華府為西都分十三道各設承政憲察及總兵使司其制度多僭擬中國云）

秋七月帝微行

漏下十二刻帝從四騎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越數日帝遣內官問士奇微行有何

乃託駢句如宣內大同籍迸不反皆宣宗貽謀之不善有以致之耳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迭無定策蓋稍將難開閘之職而兆悅則宜掌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户充當即使全無奇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兌運

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寬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獲二盜如士奇言帝語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冬十月令官軍兌運民糧

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既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千餘艘分遣官軍就近輓運交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既而官軍多所調遣仍用民運道遠數違期會黃福與瑄董理漕事福請復支運法在四年令江西湖廣浙江江

似乎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兌既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兌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壹一民間疑無所適從强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義此也

南北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而令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上言民運糧諸倉往反經年失悞農業若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黃福等議行之謂之兌運又命廷臣議定則例（耗米以地遠近為差民有運至淮安兌運者耗減十之四如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至倉其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兌運與支運參行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閘（謂徐呂二洪及會通河諸閘）盤撥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而民亦以遠運為艱由是兌運多

兩支運者少矣

十二月中官袁琦有罪伏誅

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内官内使假採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金寳千萬計服用僭侈非法遂磔琦併戮其黨十餘人仍命都察院榜琦罪示天下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諡文靖

幼孜病革家人囑請身後恩幼孜曰此君子所恥不

刑賞乃馭下大權免死之劵賜諸功臣尚且不可蓋執法則有反汗之虞而曲貸易啓拼網之弊仁義之施且由此而交困矣至金英等本宦中小豎並未關梢著微勞有何熙績足錄竟至詔書宥死是從而褒美之乎不知閹宦輩小人難養若控馭從宜尚謹守不敢

聽及卒贈少保

壬子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賜中官金英范洪交阯人免死詔

三月復下詔寬恤

帝召楊士奇諭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

士奇因請撫流民減稅課察貪吏薦賢能京官三品

以上及布按二司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軍民中

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

干犯少不檢察則譌決者有之況從以護符縱之玩紀防廢弛明室寵任宦官之弊至英宗而大壞宣宗此舉固已開其漸矣

進帝從之

夏六月修天下府州縣倉

巡察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遵舊制俾旱澇有資從之

作官箴戒百官

凡三十五篇

妄男子敢至宮門呼訕罔有常刑自當執付法司按律以治初無庸好異矜奇也款至帝前已為非禮呼仍不已則罪更無可寬宣宗乃比之

秋七月揭豳風圖於殿壁

帝閱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詩一章命侍臣書於圖右而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時也因咏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

八月宥誹謗者罪

有男子大呼西華門外語涉訕誹守門者執至帝前呼仍不已羣臣請下法司帝曰聖人之世設誹謗木

設諫本以求諫釋而不諫儼既不倫肖尤迂繆皆好古而不衷於道之失也

以來諫者此人寧可罪邪其釋之

置蘇州府濟農倉

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藉松民輸南京戶部給之石加米六斗周忱請就給蘇松止與船價米一斗餘存米共四十萬石并官鈔平糴米時江南大稔忱奏詔令諸州縣以官鈔平糴共得七十五萬石有奇置倉貯之又每歲民糧起運羨餘存貯在倉者曰餘米皆書諸册而官掌之貧民借貸及綱運風漂盜奪者皆資給焉秋成抵

數還官忱與況鍾定條約以聞帝悉允行名其倉為濟農久之歲有餘羨貧民不能償者多不追取忱在任二十年百姓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後之巡撫江南者莫及焉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曹鼐字萬鍾寧晉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初由鄉舉授訓導願就別職改泰和縣典史注見前七年督工匠至京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試及是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

秋閏八月西域貢麒麟

景星見

禮官請表賀不許

甲寅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於穆納山在今烏喇特旗西舊作母納山今改

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

舊作阿卜只俺今改來歸

九月帝巡邊至洗馬林還

諸將言衛拉特獵所去洗馬林不遠襲之可大克也帝召問楊榮榮對曰陛下屢遣人招諭命其近邊獵牧故感恩而來若擊之是前敕誘之矣且彼聞上至必先遁雖擊何益徒失戎心耳乃止

冬十月松潘番叛都督僉事方政討平之

松潘諸族明史土司傳松潘衛領占藏先結等卜八族長官司及空郎龍溪諸

寨方輿紀要松潘衛南歸化關左右有龍溪諸番寨番叛帝屢命陳懐討之寇如故乃召懐歸命政與都督蔣貴討之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番悉降惟松潘猶梗化政等連破三十餘寨寇平遂留政鎮守松潘

乙卯十年春正月帝崩太子祁鎮即位是為英宗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太子方九齡外廷傳言太后取金符入内欲召立襄王楊士奇楊榮率百官入臨請見太子太后即至乾清宫攜太子泣曰此

新天子也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

罷金銀硃砂銅鐵坑冶免其課

減稅鈔

悉如洪武舊額

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諡忠定

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茍為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鎮守中官襲唐世監軍弊政山壽等激亂交阯已事可鑒即議撤除於初政誠為有益但收糧巡鹽諸務均係民生國計亦非可委任中涓至南京守備諸璫鎮守更儼然參與軍謀其視各布政司權寄尤重正當首行議罷而時三楊輔政不思永靖根株乃復瞻徇首尾使尚留萌蘖不久而璫患復熾終不可除帶河山豈得辭其咎哉

罷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

其守備南京鎮守諸邊收糧徐州臨清巡鹽淮浙者如故

加户部尚書黄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左右有請垂簾聽政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

不急務斥宫中玩好之物時時朂帝嚮學而已朝廷大政羣臣白太后太后令悉送内閣俟楊士奇等議決然後行太后凡彭城伯昶都督昇惟令朝朔望毋得與聞國政昇素賢士奇等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尊皇后為皇太后

封弟祁鈺宣宗次子賢妃吳氏出為郕王

封平陽王美圭為晉王

晉自濟熿廢後不立王者已八年至是以美圭紹封

以禮部尚書楊溥復入内閣預機務

溥自四年秋母喪起復至是與楊士奇等復同直内閣

三月放教坊司樂工

凡三千八百餘人

江西盜作亂僉事彭森等討平之

時連年水旱有司不能振䘏大盤山在撫州府樂安縣西北山延袤數十里跨新淦永豐二縣界賊曾子良等為亂衆至三萬屢撫不

服森與吉安知府陳本深率官軍民壯討之本深以計擒斬子良餘衆潰散

詔死罪必三覆奏

以元儒吴澄從祀孔子廟庭

夏五月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葬景陵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

謚曰章皇帝廟號宣宗

明史賛曰宣宗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

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并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狄魁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秋七月太白經天

九月詔四方毋進祥瑞

龍州宣撫司（此四川龍州今龍安府是）以瑞麥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詔曰今旱蝗相望獨一方稱瑞如天下饑民何自今有若此類者毋獻

釋御史陳祚（字永錫吳人）主事郭循（字循初廬陵人）於獄復其官

宣德間祚請講大學衍義帝怒曰祚以朕為未讀大

自宣德間長琦伏法內官已稍知斂戢英宗幼年踐阼政在三楊益當整肅宮府使宦監有所顧忌而少主亦不致狎近宵人況以太后安寄之專計從言聽

學邪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命籍其家逮其親屬同下錦衣獄婦女發浣衣局時拓西內皇城修離宮別館循為刑部主事極諫帝怒命裹以氈至大內親詰之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獄至是皆赦復職

以王振蔚州人掌司禮監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為內官最要職

振狡黠多智事仁宗於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為太

王振雖為英宗所寵而伸斷指命並非不可挽回卽振僅任未重亦非有不可拔之勢又何難家故東朝力加裁制乃三楊不早為防微杜漸輔導之職所關實多至振甫膺司禮卽欲參預閣事逞橫之機已萌又不能力持守正士奇徒爾以家不出於事何補使非太后之閒得以少遏其邪則振之戕辱廷臣擅行威福又何待八年以後乎英宗

子朝夕侍左右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慍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楊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閒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

冬十月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食

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

太皇太后委任三人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

信用奸璫其失固不待言而養成巨患致貽禍國家於三楊誠不能無責也

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含己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書郡名曰南郡因目為南

阿爾台寇甘肅總兵官陳懋擊敗之

阿魯台既死其所立阿爾台王子及所部多爾濟巴勒等為托克托布哈舊作托都不花今改正所窘竄額齊納外為納款而數寇甘涼至是陳懋連敗之追至蘓武山在京

州府鎮番縣東南山而還托克托布哈者元後衛拉特托歡既殺阿魯台欲自立為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實不承其號令也

右有蘇武廟因名

英宗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發京軍屯田畿輔

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皆自東南轉運軍民勞苦今京軍操練外餘卒尚多宜令於北京八府屯田可省南方轉運之費從之

三月始御經筵

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字行儉太和人等為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宣德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定於文華殿以月之初二十二二十二三日為講期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

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

南京户部尚書黄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歷考試庶得真才於是兩畿及十三

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為令

秋七月復聖賢後裔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事具前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祠墓傾圮者修之

兩畿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廣東大水

八月始徵金花銀入内承運庫

初州縣歲賦有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及北京既建各衛官支俸南京道遠費多所餘無幾至是副都御史周銓請於直省不通舟楫之州縣折收白金布絹赴京充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為言帝問尚書胡濙字源潔武進人濙言太祖時嘗行之民以為便洪武中天下稅糧許民以銀鈔代輸于是謂米麥為本色諸折鈔者謂之折色乃倣洪武制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麥亦如之南京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共折銀百餘萬兩不送南京盡解

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除給放武臣俸餘專供內用其後槩行於天下自起運兊軍外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由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九月封黎利子麟為安南國王

初利死以其子麟權知國王事至是帝以陳氏宗支既絶麟事朝廷甚恭遂遣使齎勅印往封之

冬十一月詔廷臣舉堪任御史知縣者各一人

十二月下兵部尚書王驥字尚德束鹿人於獄尋釋之

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已會驥議邊事五日未奏振教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邪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字孟質宜章人下獄尋釋之未幾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指屢摭大臣過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以下無不被劾或下獄或荷校甚至譴謫殆無虛歲

詆孝太后既對諭大臣數責王振且以刀加振頸不得謂無必

丁巳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於便殿

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為太子時被讒宮僚多下獄溥及黄淮一繫十年屢瀕於死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

攸之心使五臣能因勢而贊成之則去大慝易如反掌乃五臣不但不顯言其惡且為之長跪致請轉若重為申救者良由諸臣阿順幼主為身後計故爾隱忍保全致貽奸惡之禍而不得諉之誠於太后之優柔寡斷矣且如太后於兄晟昇皆禁其不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而三楊則於晟昇請加委任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

后頓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為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悞人國家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政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

夏五月遣王驥經理甘肅邊務

韃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先是都督蔣貴追敵魚海子在今

涼州府鎮番縣東北即白亭海古休屠澤也將及之都指揮安敬以前無水草遂引軍還巡撫甘肅都御史曹翼奏之帝命驥責貴狀并戮敬驥秘之疾馳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魚海子先退者為誰僉曰安敬乃即縛敬斬軍門責貴曰汝大將亦當死姑貸汝立功自贖諸將皆股慄莫敢仰視于是校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尋還報命會阿爾台復入寇帝命驥帥都督任禮字尚義臨漳人蔣貴擊之驥遣貴為前鋒而自與禮統

大軍繼進戒貴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在甘州府邊外故居延城北走之驥及禮復敗之胡桐林與下多喇溝黑泉俱在額齊納地按胡桐本名漢書西域傳注胡桐似桐蟲食其葉而沫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即此舊誤作梧桐林非是又及之多喇溝舊作刀力溝今改窮追至黑泉而還是役官軍出漠千餘里諸將左右夾擊殲敵幾盡先後獲其部長百五十人阿爾台多爾濟巴勒皆遠遁尋為托克托布哈所殺

詔振出穀賑荒者為義民復其家

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秋九月以指揮僉事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守備獨石

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謙洪紀律嚴明烽堠修飭數與烏梁海戰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戊午三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設大同馬市

與衛拉特互市也

六月旱錄囚

秋陝西饑

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

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即位悉罷之

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

京城内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

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
萬人逮至者皆桎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桎梏
己未四年春三月遼王貴烚簡王植長子有罪廢為庶人
貴烚杖殺長史答荆州知府為撫按官所劾帝亦聞
其內亂召訊具伏廢為庶人已封其弟貴爕為遼王
夏五月京師大雨水溢
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貧民露宿長安街皆淌
六月彗星見

長丈餘五十四日乃滅

京師地震八月又震

庚申五年春正月少保南京戸部尚書黄福卒

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

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其

卒也贈謚不及士論惜之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二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馬愉字性和臨朐人侍講曹鼐入内

閣預機務

楊榮謂當擇後生可任者一言而擇振意其計為誠高於士奇然亦不過善自為謀耳若云進賢以輔政則殊不然夫以三楊同心政府老成

王振至内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残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翌日列愉鼒及侍講學士苗衷字秉彜定遠人侍講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名以進四人皆帝初御經筵士奇等所薦愉鼒先被擢用

之望歟歷之久併力以圖尚於奸璫不能絲毫貶損從之嚮新望治者又安冀其與之相抗耶

夏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大水江河皆溢

陝西大雨雹

深尺餘

度僧道二萬餘人

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黄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於此

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

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為務每四方水旱振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為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尚仍之不改云

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

榮乞歸省墓北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

楊行祥之事無識者或以為疑殊不知遜國之說本屬荒唐當時謬語流傳既久民間遂信以為真且其去革除時年代漸遠黨禁漸弛行祥習聞其說希圖富貴遂假其名號以為僥倖之計觀所稱年齒之不相符合其為無知妄造情形昭然此與漢時冒衛太子獄

恕榮至輙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冬十一月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下錦衣衛獄尋死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詰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升之子械至京會官鞫之紀事本末云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僧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

半詣闕事正同一律更何所致疑乎乃從來附會者或以為泗歸大內或以為没葬西山并食傳記紛紜無據真無異癡人說夢耳

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楊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家或附會傳訛或牽合失據舊史例議辨之甚悉今故於諸說皆不取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欽天監言日食不應

禮官請表賀不許

以蔣貴為平蠻將軍王驥總督軍務討麓川蠻

洪武中麓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思倫發本平緬酋既內屬太祖命蕞

統麓川之地為麓川平緬宣慰司事見前為其頭目刀幹孟所逐赴京陳訴事亦見前太祖仍命為宣尉回居麓川已分其地設府三曰孟養蠻名香栢城元雲遠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為孟長土司地木邦蠻名孟邦元木邦路明初為土府後陞宣慰司今仍為木邦土司在孟定耿馬二土司界外孟定蠻名景麻甸元孟定路明為禦夷府今仍為土府屬永昌府隸雲南長官司四曰潞江蠻名怒江甸後陞宣撫司今屬於永昌府干崖蠻名干賴睒後陞宣撫司今司屬騰越州大侯蠻名孟祐後陞雲州今州屬順寧府甸潦蠻名細睒後陞禦夷州今仍為土州屬永昌府隸金齒明設金齒衛于永昌今省久之思倫發死其子思任發襲職

桀黠喜兵會孟養木邦與緬甸相仇殺思任發乘機侵據之遂欲盡復其父故所失地稱兵擾南甸注見前

哭干崖進陷騰衝注亦見前屢詔撫諭不受命黔國公沐晟請發兵進勦帝命都督方政會晟及其弟昂共討之事在四年政與晟不協思任發佯言遣使朝貢龔綏師晟遽信之政欲出戰晟不可欲造舟濟師又不許政不勝憤獨引兵至上江即龍川江源出騰越為州徼外流經麓川為麓川江下流入大盈江蠻人以江在麓川者為上江近騰越者為下江全軍皆歿政敗賊高黎共山下乘勝深入援師不至賊出象陳衝擊政死一軍殲焉事聞朝廷切責晟晟

懼罪暴卒勑昂代統其軍久亦無功昂畏賊不敢出久之至芒市前驅遇賊敗遁引還已而賊據者章寨昂進克之賊遁去尋寇如故事俱在五年思任發由是愈横既乃遣其頭目以象馬金銀來修貢且請罪帝用楊士奇言降勑許赦其罪侍郎何文淵亦請罷兵遣官招諭命下廷臣議皆如文淵言而王振方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甘肅總兵官蔣貴等使侍命尚書王驥揣知振意力主用兵振大悦遂絀廷議以貴為平蠻將軍都督李安劉聚為副驥總督軍務

大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人往討麓川侍講劉球字廷振安福人上疏諫不聽球言思任發僻居南徼素本羈縻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陛下特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甚盛德也乃詔旨甫下忽大舉興師今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且衛拉特世為邊患近雖稍抑部曲尚強今乃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為禦臣望陛下急罷麓川之師專備西北章下兵部以南征已有成命寢之

三月下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既而釋之

謙巡撫山西河南十二年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王振銜之謙以在外久乞召還薦參政王來字原之慈谿人

孫良貞名璠以字行德興人自代右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譏以久任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會譏來朝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左遷大理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譏者以千數乃命復原官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譏請以河南懷慶二府積粟賑之又奏令布政司撫集其衆授田給牛耕種流民以安

夏五月太白經天

遣使錄囚

秋九月奉天華葢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成

永樂中宮闕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宮殿成宴百官故事中官不與外廷宴是日帝遣使問王先生何為王先生謂王振也帝在宮中呼振先生而不名使至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耶使復命帝蹙然命開東華中門召振至百官候拜門外振始悅

冬十月進蘄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秩正三品

鍾本深治行為天下最秩滿九載當遷部民乞留詔予正三品仍視府事鍾先以丁憂當去部民詣闕請留詔許復任及秩滿請留者至二萬餘人鍾雖起刀筆吏然重學校禮文儒及卒士民聚哭立祠祀之本深守吉安十八年政化大行民

恥爭訟一日升堂聞鼓樂聲問知廨前民嫁女本深
笑曰我來時孔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耶遂請老
去郡人肖
像以祠

十二月王驥等克麓川思任發走孟養
驥至雲南部署諸將分三道進取右參將冉保由東
路趨孟定驥與將貴由中路趨上江副總兵劉聚自
下江夾象石在騰越州東龍川江東岸渡江而西即高黎共山麓合攻上江賊
重地立寨堅守攻之不克會大風官軍縱火焚柵斬
首五萬餘遂拔其寨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共山

道至騰衝長驅抵木籠山（在永昌府芒市土司南）連破七寨進擣賊巢（即麓川城城在山上山陡峻深塹環之其東南一面傍江壁立）賊從間道潛師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方瑛（政之子）突入賊寨斬首數百又誘敗其象陳會冉保亦由東路破諸蠻寨以兵來集驥令截守西峩渡（在芒市司南路通木邦）而分遣諸將四面環攻西風大作復縱火賊死者不可勝計思任發擕二子走孟養驥留兵守之而還

捷聞進貴爵定南侯驥封靖遠伯餘遷賞有差惟副總兵李安以攻餘賊敗績下獄論死

當時閹竪擅權埒橫流未方深大事無過於此者士奇等寧當不以為隱憂耶

壬戌七年夏四月兩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旱蝗

五月立皇后錢氏海州人

后族單微帝欲封后父貴為侯后輒遜謝故后家獨無封

六月遣户部侍郎焦宏備倭

倭屢入寇命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

太皇太后大漸命中官問楊士奇楊溥國家尚有何

誠孝太后亦未嘗不慮其貽害故爾倉猝亟詢諸臣如果忠於為國當思此事機難得一去而不可復挽即宜列王振罪惡亟舉入告以請速除此蠹或冀其萬一得行猶可有裨國政若建文君臣之復號弛禁即未及陳於平時亦無妨俟之異日有何迫不及待而於呼吸難留之頃舉此以塞白乎至其三未及上紀者亦不言其何事則與前二條之撫於無當

大事未舉士奇舉三事其一言建文君雖亡曾臨御四年當修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言太宗詔有收方孝儒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上而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王振自太后有疾數年間已縱恣及太后崩遂益無忌憚

十一月衛拉特遣使入貢

故事衛拉特使止三十餘人其後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巡撫盧睿户部

大畧相同士奇等爲相雖亦有小節足稱而核其實究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史家艷稱三楊相業果盡可爲定評耶

侍郎劉中敷大興人等俱以供饋有缺至下獄是年春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帝悉納之使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巡撫羅亨信請於居庸關詰檢之帝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十二月葬誠孝皇后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直子為南京國子監博士考滿至京選司欲改北學以侍直直曰是亂法自我始矣固止之直遇王振未降辭色振每坐直先居其右曰太監四品吾尚書二品也振無如之何更加禮貌焉

夏五月復遣王驥蔣貴征麓川蠻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詔能擒獲者即以麓川地與之既而思任發自木邦竄緬甸緬人執之挾以求地而其子思機發復帥餘衆據者藍麓川別寨地道孟養奏乞入朝謝罪廷議欲因而撫之王振不可于是命驥等合兵

再討麓川發卒轉餉凡五十萬人驥至金齒檄緬人獻思任發緬佯諾不遣及大軍逼境緬人以樓船來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思任發遁驥分軍為五進薄之緬人堅執前詔必予地始出思任發驥無如何乃趨者藍搗思機發巢破之思機發遁去俘其妻子部衆立隴川宣慰司在隴川城北地舊名隴把而還後二年緬人始出思任發獻雲南思任發垂死千户王政斬之函首京師

雷震奉天殿

六月太監王振殺翰林院侍講劉球

球應詔言事畧曰自古帝王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進大臣于便殿裁庶政故權總于上陛下臨御今已九年願守二聖之規復親決之故事使政本歸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輙桎梏箠楚之未幾又復其職甚非所以敬大臣也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今卿貳皆缺宜選習禮儒臣使領其職古者人君不親刑獄悉付理官遇者法司所上多奉勅增減法司不能執奏或先觀望以為輕重民以多冤至運磚納米尤非古法且使貧者辛免廉者蒙辜宜皆停罷京師營作已五六年曰不煩民而役軍獨非國家赤子乎今營繕多完宜罷工以蘇人力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

明世宦寺之禍害廷臣自王振於劉球始而小人助奸豎以戕正人則自彭德清始振在當時淩然朝紳劫其不附己者如薛瑄李時勉諸人俱為所媒然止於下獄荷校尋即釋之獨球抗言時事雖為權璫所不容其初意並未嘗欲殺

又遣將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假使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梟諸市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並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所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督視官軍及時訓練毋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仍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求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蓄儲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下廷議惟從其擇太常寺官一事欽天監正彭德清球鄉人也倚振為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摘疏中攬權語譖振曰此指公耳振大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

乃德清國政手以洩私忿遂閔從旁指摘力搆危機致殊遭剸少慘亡究沉獄既而振從此遂其毒手豈無所心悍是振之惡自由德清忿忠而成其後振既伏法族誅而德清不過下獄長禁對不敢羣莫何以雪幽憤而快人心耶

所球方卧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前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户下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字德温河津人于獄既而釋之

瑄有學行人稱為薛夫子初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楊士奇吾鄉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以瑄對召為大理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旦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自是銜瑄會指揮其死振

從子山欲强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字千之束鹿人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秋七月枷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三日釋之

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字先世慈谿人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

勉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枷署門監生石大用豐潤人等三千餘人上疏救不納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為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于忠太后使至忠家忠言令歲生辰殊不樂以公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耳使復奏太后言于帝帝始知振所為即釋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能之子等分兵四路擊烏

諸將四道出師一時俱以敗敵奏聞情节昧靡難信即其稍有斬獲諒不過以捕生充數非真有推鋒陷陣之舉也蓋虛增浮賊妄報首功本軍中相沿陋習況爾時閹政不修諸將焉能同

梁海

王振言于帝曰三衛雖陽為朝貢而數寇邊宜討之乃命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淇縣人）出劉家口（在永平府遷安縣東北有關舊為出大寧要路）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在永平府撫寧縣北舊有關城）都督陳懷出古北口各率兵萬人分勦已而諸將皆奏捷（勇奏敗敵于富峪川亨奏敗敵于土河懷奏敗敵于虎頭山亮奏敗敵于黑山虎頭山在故大寧城北黑山方興紀要在朶顏東境富峪土河注俱見前）然俱無大功稍有斬獲而已諸將遂並加封賞（進勇太保封亮招遠伯懷平鄉伯增亨歲

時制府果其誆加叅核虛實原可立現乃於叅由開即加其爵況未嘗深入草地有何勲伐足稱而遂為之分茅裂土總由閫官專政止圖飾虛詞以邀殊賞而不顧國勢之安危朝廷又一切置之不問邊患遂由此釀成耳

祿諸衛帶俸官陞者二十九人其後巡邊者多以斬擊邀功由是三衛積怨遂導衛拉特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時勉為祭酒六年訓勵諸生崇廉恥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奮奏請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一時稱為盛事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貞

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帝即位初凡所建白無不行及王振用事搘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耄其子稷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稷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月稷竟瘐死獄中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字德遵泰和人入內閣預機務

初閣務皆三楊主之及是榮士奇已卒惟溥在循及曹鼐馬愉遂皆參決

秋閏七月復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叅政宋新（交阯人紀事本末作宋彰今從明史）浙江參政俞士悅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察使軒輗（字惟行鹿邑人）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青田葉宗留麗水陳鑑湖等聚衆至數千福建參議竺淵（奉化人）捕之為盜所殺于是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官屬供億

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八月敕諸將嚴邊備

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邊為托歡所擄遂生額森按額森舊作也先今改後仿此自稱太師淮王兗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烏梁海未附額森屢擊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注見前諸衛剳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史陳鎰字有戒吳縣人以聞帝敕諸將嚴為備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戍御史李儼於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悉送順拷訊戕害甚衆順大通賄賂車馬冠蓋其門如市

乙丑十年春正月磔錦衣衛卒王永

王振專恣日甚朝臣無敢言者永心不平乃數振罪惡為書揭之通衢又揭於振姪王山家為緝事者所

獲刑部坐以妖言當斬詔即磔之不必覆奏

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朔日食

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

知縣楊瓚（蠡縣人）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充補補其初入學

者謂之
附學生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於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桑樹畜為設方略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官譖于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
并坐需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罷為民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内閣預機

務
衷榖與馬愉曹鼐皆楊士奇所薦事具前及是四人並在内閣而鼐尤通達政體閣務多取決焉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予太監王振等錦衣衛世職振姪林世襲指揮僉事曹吉祥欒州人等弟姪俱世襲副千户
二月異氣見奉天華葢二殿
三月遣御史柳華討礦盜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為賊首自稱大王帝遣戶部郎中楊諶招撫浙江叅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没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為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勦捕乃命華督福建浙江江西軍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命村衆皆置望樓編民為甲擇其豪為長使自置兵器督轄廵夫盜稍戢而葉宗留剽掠如故已而鄧茂七反指揮使不能討歸咎于華謂茂七等俱以甲夫為亂時華已為山東副使聞之遂自殺 鄧茂

七事詳後

夏六月京師地震有聲

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罷之領其稅于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海豐人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榷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謚文定

振之擅作威福自三楊同在內閣時已然所云榮没而加驕縱溥孤立而益恣横乃當時附會其許之詞不得據為異事之論也

溥入內閣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

贈太師溥直清廉靜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恣横及溥卒中外大權一歸于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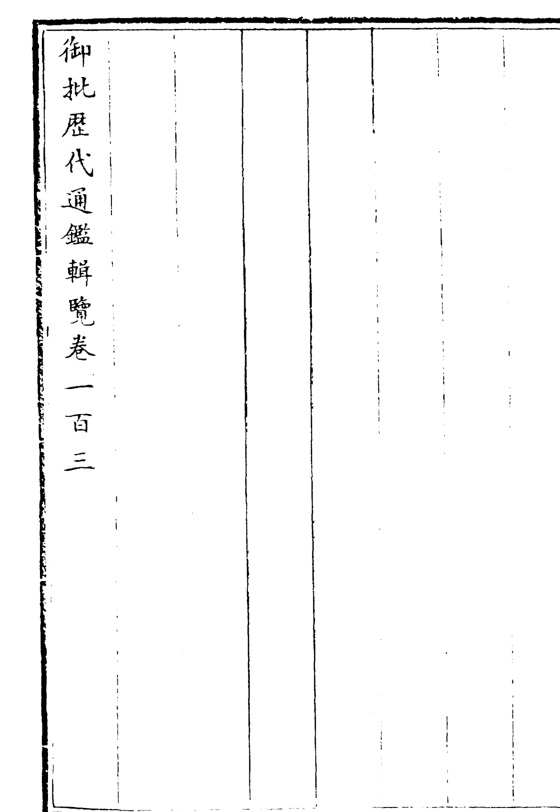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等于獄尋釋之

光祿寺卿奈亨諂事王振亨詐稱詔旨曰文御膳供振振悅之擢戶部侍郎時工部郎中王祐亦以諂振擢本部侍郎祐無鬚振問之對曰爺無鬚兒子安敢有一時傳以為笑亨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搆之詞連尚書王直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三法司六科廷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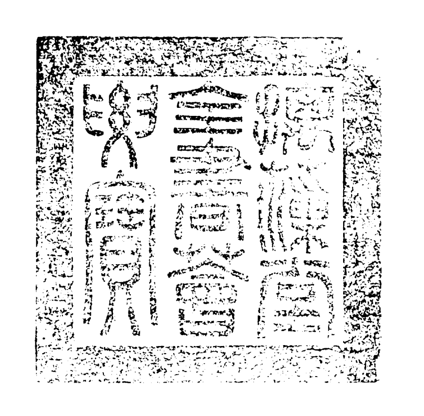
論亭斬直義新俱徙帝宥直義奪新亭俸視職如故

先是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閹振惡其賤已同類下璟獄已而大理寺丞羅綺叅賛寧夏軍務嘗詆中官為老奴總兵官奏之法司坐綺罪徙錦衣衛戍邊于是刑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陳鎰等為馬順所劾並下獄帝以濂等已輸服遂釋之行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遂下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繫面僚友而統屬官寧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奏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而惑于王振不能改也褫尋授南京御史　石璟昌黎人尚宣宗女順德公主金濂字宗瀚山陰人行人司洪武中置司正秩正七品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職專奉使

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戴元燾